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 第二回 陸孝廉訪艷宴金閨 金殿撰歸裝留滬濱

話說大清朝應天承運，奄有萬方，一直照著中國向來的舊制，因勢利導，果然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列聖相承，繩繩繼繼，正是說不盡的歌功頌德，望日瞻雲。直到了咸豐皇帝手裡，就是金田起義，擾亂一回，卻依然靠了那班舉人、進士、翰林出身的大元勳，拚著數十年汗血，斫著萬萬頭顱，把那些革命軍掃蕩得乾乾淨淨。斯時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，大亂收平，普天同慶，共道大清國萬年有道之長。這中興聖主同治皇帝，准了臣子的奏章，諭令各省府縣，有鄉兵團練平亂出力的地方，增廣了幾個生員；受戰亂影響，及大兵所過的地方，酌免了幾成錢糧。蘇、松、常、鎮、太幾州，因為賦稅最重，恩准減漕，所以蘇州的人民，尤為涕零感激。卻好戊辰會試的年成又到了，本來一般讀書人，雖在離亂兵燹，八股八韻，朝考卷白折子的功夫，是不肯丟掉，況當歌舞河山、拜揚神聖的時候呢！果然，公車士子，雲集輦轂，會試已畢，出了金榜。不第的自然垂頭喪氣，襖被出都，過了蘆溝橋，渡了桑乾河，少不得灑下幾點窮愁之淚；那中試的進士，卻是欣欣向榮，拜老師，會同年，團拜請酒，應酬得發昏。又過了殿試，到了三月過後，臚唱出來，那一甲第三名探花黃文載，是山西稷山人；第二名榜眼王慈源，是湖南善化人；第一名狀元是誰呢？卻是姓金名洵，是江蘇吳縣人。我想列位國民，沒有看過登科記，不曉得狀元的出色價值。這是地球各國，只有獨一無二之中國方始有的，而且積三年出一個，要累代陰功積德，一生見色不亂，京中人情熟透，文章頌揚得體，方纔合配。這叫做群仙領袖，天子門生，一種富貴聰明，那蘇東坡、李太白還要退避三舍，何況英國的培根、法國的盧騷呢？話且不表。單說蘇州城內玄妙觀，是一城的中心點，有個雅聚園茶坊，一天，有三個人在那裡同坐一個桌子喝茶；一個有鬚的老者，姓潘，名曾奇，號勝芝，是蘇州城內的老鄉紳；一個中年長龍臉的姓錢，名端敏，號唐卿，是個墨裁高手；下首坐著的是小圓臉，姓陸，名叫仁祥，號華如，殿卷白折極有工夫。這三個都是蘇州有名的人物。唐卿已登館選，華如還是孝廉。那時三人正講得入港。潘勝芝開口道：「我們蘇州人，真正難得！本朝開科以來，總共九十七個狀元，江蘇倒是五十五個。那五十五個裡頭，我蘇州城內，就佔了去五個。如今那圓嶠巷的金受青，也中了狀元了，好不顯煥！」錢唐卿接口道：「老伯說的東吳文學之邦，狀元自然是蘇州出產，而且據小侄看來，蘇州狀元的盛衰，與國運很有關係。」勝芝愕然道：「倒要請教。」唐卿道：「本朝國運盛到乾隆年間，那時蘇州狀元，亦稱極盛：張書勛同陳初哲，石琢堂同潘芝軒，都是兩科蟬聯；中間錢湘舲三元及第。自嘉慶手裡，只出了吳廷琛、吳信中兩個。幸虧得六年辛未這一科，狀元雖不是，那榜眼、探花、傳臚都在蘇州城裡，也算一段佳話。自後道光年代，就只吳鍾駿崧甫年伯，算為前輩爭一口氣，下一粒讀書種子。然而國運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至於咸豐手裡，我親記得是開過五次，一發荒唐了，索性脫科了。」那時候唐卿說到這一句，就伸著一隻大拇指搖了搖頭，接著說道：「那時候世叔潘八瀛先生，中了一個探花，從此以後，狀元鼎甲，廣陵散絕響於蘇州。如今這位聖天子中興有道，國運是要萬萬年，所以這一科的狀元，我早決定是我蘇州人。」

華如也附和著道：「吾兄說的話真關著陰陽消息，參伍天地。其實我那受青同年兄的學問，實在數一數二！文章書法是不消說。史論一門綱鑿熟爛，又不消說。我去年看他在書房裡校部《元史》，怎麼奇渥溫、木華黎、禿禿等名目，我懂也不懂。聽他說得聯聯翩翩，好像洋鬼子話一般。」勝芝正道：「你不要瞎說，這不是洋鬼子話，這大元朝彷彿聽得說就是大清國。你不聽得，當今親王大臣，不是叫做倣格林沁、阿拉喜崇阿嗎？」勝芝正欲說去，唐卿忽望著外邊叫道：「肇廷兄！」大家一齊看去，就見一個相貌很清瘦、體段很伶俐的人，眯縫著眼，一腳已跨進園來；後頭還跟著個面如冠玉、眉長目秀的書生。華如也就半抽身，偃著腰，招呼那書生道：「怎麼汪齋兄也來了！」肇廷就笑咪咪地低聲接說道：「我們是途遇的，曉得你們都在這裡，所以一直找來。今兒晚上謝山芝在倉橋明珠家替你餞行，你知道嗎？」華如點點頭道：「還早哩。」說著，就拉肇廷朝裡坐下。唐卿也與汪齋並肩坐了，不知講些什麼，忽聽「餞行」兩字，就回過頭來對華如道：「你要上哪裡去？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！」華如道：「不過上海罷了。前日得信，受青兄請假省親，已回上海，寓名利棧，約兄弟去游玩幾天。從前兄弟進京會試，雖經過幾次，聞得近來一發繁華，即如蘇州開去大章，大雅之昆曲戲園，生意不惡；而丹桂茶園、金桂軒之京戲亦好。京菜有同興、同新，徽菜也有新新樓、復新園。若英法大餐，則杏花樓、同香樓、一品香、一家春，尚不曾請教過。」汪齋插口道：「上海雖繁華世界，究竟五方雜處，所住的無非江湖名士，即如寫字的莫友芝，畫畫的湯燠伯，非不洛陽紙貴，名震一時，總嫌帶著江湖氣。比到我們蘇府裡姚鳳生的楷書，楊詠春的篆字，任阜長的畫，就有雅俗之分了。」唐卿道：「上海印書叫做什麼石印，前天見過得本直省闈墨，真印得紙墨鮮明，文章就分外覺得好看，所以書本總要講究版本。印工好，紙張好，款式好，便是書裡面差一點，看著總覺豁目爽心。」那勝芝聽著這班少年談得高興，不覺也忍不住，一頭拿著只瓜楞茶碗，連茶盤托起，往口邊送，一面說道：「上海繁華總匯，聽說寶善街，那就是前明徐相國文貞之墓地。文貞為西法開山之祖，而開埠以來，不能保其佳城石室，曾有人做一首《竹枝詞》吊他道：『結伴來游寶善街，香塵輕軟印弓鞋。舊時相國墳何在？半屬民塵半館娃。』豈不可嘆呢！」肇廷道：「此刻受青從京裡下來，走的早道呢，還是坐火輪船呢？」華如道：「是坐的美國旗昌洋行輪船。」勝芝道：「說起輪船，前天見張新聞紙，載著各處輪船進出口，那輪船的名字，多借用中國地地人名，如漢陽、重慶、南京、上海、基隆、臺灣等名目；乃後頭竟有更詫異的，走長江的船叫做『孔夫子』。」大家聽了愕然，既而大笑。

言次，太陽冉冉西沉，暮色蒼然了。勝芝立起身來道：「不早了，我先失陪了。」道罷，拱手別去。肇廷道：「華如，聘珠那裡你到底去不去？要去，是時候了。」華如道：「可惜唐卿、汪齋從來沒開過戒，不然豈不更熱鬧嗎？」肇廷道：「他們是道學先生，不教你兩聲就夠了，你還想引誘良家子弟，該當何罪！」原來這汪齋姓何，名太真，素來歡喜講程、朱之學，與唐卿至親，意氣也很相投，都不會尋花問柳，所以肇廷如此說著。當下唐卿、汪齋都笑了一笑，也起身出館，向著華如道：「見了受青同年，催他早點回來，我們都等著哩！」說罷，揚長而去。

肇廷、華如兩人步行，望觀西直走，由關帝廟前，過黃鸝坊橋。忽然後面來了一肩轎子，兩人站在一面讓它過去。誰知轎子裡面坐著一個麗人，一見肇廷、華如，就打著蘇白招呼道：「顧老爺，陸老爺，從啥地方來？謝老爺早已到倪搭，請唔篤就去吧！」說話間，轎子如飛去了。兩人都認得就是梁聘珠，因就彎彎曲曲，出專諸巷，穿閭門大街，走下塘，直訪梁聘珠書寓。果然，山芝已在，看見顧、陸兩人，連忙立起招呼。肇廷笑道：「大善士發了慈悲心，今天來救大善女的急了。」說時，恰聘珠上來敬瓜子，華如就低聲湊近聘珠道：「耐阿急弗急？」聘珠一扭身放了盆子，一屁股就坐下道：「瞎三話四，倪弗懂個。」你道肇廷為什麼叫山芝大善士？原來山芝，名介福，家道尚好，喜行善舉，蘇州城裡有謝善士之名。當時大家大笑。華如回過頭來，見尚有一客坐在那裡，體雄偉而不高，而團團而發亮，□分和氣，一片志誠，年紀約二□許，看見顧、陸兩人，連忙滿臉堆笑地招呼。山芝就道：「這位是常州成木生兄，昨日方由上海到此。」彼此都見了，正欲坐定，相幫的喊道：「貝大人來了！」華如擡頭一看，原來是認得的常州貝效亭名佑曾的，曾經署過一任直隸臬司，就是火燒圓明園一役，議和裡頭得法，如今卻不知為什麼棄了官回來了，卻寓居在蘇州。於是大家見了，就擺起臺面來，聘珠請各人叫局。華如叫了武美仙，肇廷叫了諸桂卿，木生叫了姚初韻。山芝道：「效亭先生叫誰？」效亭道：「聞得有一位杭州來的姓褚的，叫什麼愛林，就叫了她吧。」山芝就寫了。華如道：「說起褚愛林，有些古怪，前日有人打茶圍，說她房內備著多少箏、琵琶、簫、笛，夾著多少碑、帖、書、畫，上有名人珍藏的印；還有一樣奇怪東西，說是一個玉印，好像是漢朝一個妃子傳下來的。看來不是舊家落薄，便是個逃妾哩！」肇廷道：「莫非是趙飛燕的玉印嗎？那是龔定庵先生的收藏。定公集裡，還有四首詩記載此事。」木生道：「先兩天，定公的兒子龔孝琪兄弟還在上海遇見。」效亭道：「快別提這人，他是已經投降了外國人了。」山芝道：「他為什麼好端端的要投降呢？總是外國人許了他重利，所以肯替他做向導。」效亭道：「到也不是。他是脾氣古怪，議論更荒唐。他說這個天下，與其給本朝，寧可贈給西洋人。你想這是什麼話？」肇廷道：

「這也是定公立論太奇，所謂其父報仇，其子殺人。古人的話到底不差的。」木生道：「這種人不除，終究是本朝的大害！」效亭道：「可不是麼！庚申之變，虧得有賢王留守，主張大局。那時兄弟也奔走其間，朝夕與英國威妥瑪磋磨，總算靠著列祖列宗的洪福，威酋答應了賠款通商，立時退兵。否則，你想京都已失守了，外省又有太平軍，糟得不成樣子，真正不堪設想！所以那時兄弟就算受點子辛苦，看著如今大家享太平日子，想來還算值得。」山芝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效翁倒是本朝的大功臣了。」效亭道：「豈敢！豈敢！」木生道：「據兄弟看來，現在的天下雖然太平，還靠不住。外國勢力日大一日，機器日多一日；輪船鐵路、電線槍炮，我國一樣都沒有辦，哪裡能夠對付他！」正說間，諸妓陸續而來。五人開懷暢飲，但覺笙簧清暖，玉笑珠香，不消備述，眾人看著褚愛林面目，煞是風韻，舉止亦甚大方，年紀二□餘歲。問她來歷，只是笑而不答，但曉得她同居姊妹尚有一個姓汪的，皆從杭州來蘇。遂相約席散，至其寓所。不一會，各妓散去，鐘敲□下，山芝、效亭、肇廷等自去訪褚愛林。羣如以將赴上海，少不得部署行李，先喚轎班點燈伺候，別著眾人回家。話且不提。

卻說金殿撰請假省親，乘著飛似海馬的輪船到上海，住名利棧內，少不得拜會上海道、縣及各處顯官，自然有一番應酬，請酒看戲，更有一班同鄉都來探望。一日，家丁投進帖子，說馮大人來答拜。雯青看著是「馮桂芬」三字，即忙立起身，說「有請。」家丁揚著帖子，走至門口，站在一旁，將門簾擎起。但見進來一個老者，約六□餘歲光景，白鬚垂頷，兩目奕奕有神，背脊微偻，見著雯青，即呵呵作笑聲。雯青趕著搶上一步，叫聲景亭老伯，作下揖去。見禮畢，就坐，茶房送上茶來。兩人先說些京中風景。景亭道：「雯青，我恭喜你飛黃騰達。現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，從前多少詞章考據的學問，是不盡可以用世的。昔孔子翻百二□國之寶書，我看現在讀書，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，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，一切聲、光、化、電的學問，輪船、槍炮的製造，一件件都要學他，那纔算得個經濟！我卻曉得去年三月，京裡開了同文館，考取聰俊子弟，學習推步及各國語言。論起『一物不知，儒者之恥』的道理，這是正當辦法，而廷臣文章諫阻。倭良峰為一代理學名臣，而亦上一疏。有個京官抄寄我看，我實在不以為然。聞得近來同文館學生，人人叫他洋翰林、洋舉人呢。」雯青點頭。景亭又道：「你現在清華高貴，算得中國第一流人物。若能周知四國，通達時務，豈不更上一層呢！我現在認得一位徐雪岑先生，是學貫天人、中西合撰的大儒。一個令郎，字忠華，年紀與你不相上下，並不考究應試學問，天天是講著西學哩！」雯青方欲有言，家丁復進來說道：「蘇州有位姓陸的來會。」景亭問是何人，雯青道：「大約是羣如。」果然走進來一位少年，甚是英發，見二人，即忙見禮坐定。茶房端上茶來。彼此說了些契闊的話，無非幾時動身，幾時到埠，曉得羣如住在長發棧內。景亭道：「二位在此甚好，聞得英領事署後園有賽花會，照例每年四月舉行，西洋各國琪花瑤草擺列不少，很可看看。我後日來請同去吧。」端了茶，喝著二口，起身告辭。

二人送景亭出房，進來重敘寒暄，談及游玩。雯青道：「靜安寺、徐家匯花園已經游過，並不見佳，不如游公家花園。你可在用膳，膳後叫部馬車同去。」羣如應允。雯青遂吩咐開膳，一面關照帳房，代叫皮篷馬車一部。二人用膳已畢，洗臉漱口。茶房回說，馬車已在門口伺候。雯青在身邊取出鑰匙，開了箱子，換出一身新衣服穿上，握了團扇，讓羣如先出；鎖了房門，囑咐了家丁及茶房幾句，將鑰匙交代帳房，出門上了馬車。那馬夫抖勒韁繩，但見那匹阿刺伯黃色駿馬四蹄翻盞，如飛地望黃浦灘而去。沿著黃浦灘北直行，真個六轡在手，一塵不驚。但見黃浦內波平如鏡，帆檣林立。猛然擡頭，見著戈登銅像，矗立江表；再行過去，迎面一個石塔，曉得是紀念碑。二人正談論，那車忽然停住。二人下車，入園門，果然亭臺清曠，花木珍奇。二人坐在一個亭子上，看著出入的短衣硬領、細腰長裙、團扇輕衫、靚妝炫服的中西士女。正在出神，忽見對面走進一個外國人來，後頭跟著一個中國人，年紀四□餘歲，兩眼如瑪瑙一般，頷上微鬚亦作黃色，也坐在亭子內。兩人咕哩呱啦，說著外國話。雯青、羣如茫然不知所謂。俄見夕陽西頹，林木掩映，二人徐步出門，招呼馬車，仍沿黃浦灘進大馬路，向四馬路兜個圈子，但見兩旁房屋尚在建造。正欲走麥家圈，過寶善街，忽見雯青的家丁拿著一張請客票頭，招呼道：「薛大人請老爺即在一品香第八號大餐。」雯青曉得是無錫薛淑雲請客，遂也點頭。羣如自欲回棧，在棋盤街下車。雯青一人出棋盤街，望東轉彎，到一品香門前停住上樓。樓下按著電鈴，侍者上來問過，領到八號。淑雲已在，起身相迎。座間尚有五位，各各問訊。一位呂順齋，甘肅遵義廩貢生，上萬言書，應詔陳言，以知縣發往江蘇候補。那三個是崇明李臺霞，名葆豐；丹徒馬美菽，名中堅；嘉應王子度，名恭憲；皆是學貫中西。還有一位無錫徐忠華，就是日間馮景亭先生所說的人。各道久仰坐定，侍者送上菜單，眾人點訖；淑雲更命開著大瓶香賓酒，且飲且談。忽然門外一陣皮靴聲音，雯青擡頭一看，卻是在公園內見著的一個中國人、一個外國人，望裡面走去。淑雲指著那中國人道：「諸君認得此人嗎？」皆道不知。淑雲道：「此人即龔孝琪。」順齋道：「莫非是定庵先生的兒子嗎？」淑雲道：「正是。他本來不識英語，因為那威妥瑪要讀中國漢書，請一人去講，無人敢去，孝琪遂挺身自薦，威酋甚為信用。聽得火燒圓明園，還是他的主張哩！」美菽道：「那外國人我雖不曉得名字，但認得是領事館裡人。」淑雲道：「那孝琪有兩個妾，在上海討的，寵奪專房。孝琪有所著作，一個磨墨，一個畫紅絲格，總算得清才艷福。誰知正月裡那二妾忽然逃去一雙，至今四處訪查，杳無蹤跡，豈不可笑呢。」眾人正談得高興，忽然門外又走過一人，向著八號一張。順齋立起來，與那人說話。這人一來，有分教：

裙屐招邀，江上相逢名士；

江湖落拓，世間自有奇人。

不知此人姓甚名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